

## 登谢庄岭怀谢履

■黄建团

你从山瘠地僻的谢庄岭走来，走向刚刚建成的洛阳桥，凭栏远眺，蓝蓝泉州湾烟波浩渺，大小船只进进出出、忙忙碌碌。于是，你大笔一挥：“泉州人稠山谷瘠，虽欲就耕无地辟；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一首《泉南歌》，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人，也记住了一个时代的繁华。

那年，你高中进士，走出大山，便与水结下不解之缘。从南安主簿、安溪县令出发，你升任大宋朝的水丞，以低微的品级，临危不惧，带领当地百姓奋力堵住黄河决口，挽救了万千百姓的生命。两度知兴化军，你奏请朝廷，招募民工，力邀乡贤支持，修建木兰陂，成为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典范。

谢庄岭因你而得名，涂岭古驿道因你而生辉。从凹凸不平的山路，走成苍苔斑驳的鹅卵石，如今已是人迹罕至的石板路。无法计算，在这条泉州到福州的必经之路上，有多少光阴的故事从这里流逝，又有多少山海大戏在这里上演。

也许，这里正是“茅檐低小，溪

上青青草”的闽南古大厝。小时候，你曾经伴着昏黄的油灯，苦读经书，多少次婉拒了同伴们嬉戏玩耍的邀约。

也许，这里正是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的谢家庄，多少个夕阳西下的傍晚，你伫立于村头的榕树下，眺望着前方苍茫无际的大海，憧憬着山外的世界。

如今，这潺潺的菱溪水，依然轻唱着古老的歌，岸边蒹葭苍苍，梔子花开。那几棵饱经沧桑的梧桐树，那一片年轮密集的松树林，以千年不变的姿势，守护着古老的家园。

如今，这里是一篇瓜果飘香的秋色赋：奇兰、梅占、观音，一畦畦茶园绿意盎然、叶厚芽嫩；余甘、蜜柚、油茶，一排排果实挂满枝头，令人嘴馋。

你是仁者，也是智者，左手高举为民请命的奏折，右手捧着沉甸甸的《双峰诗集》，为后人留下“宦海有政绩，诗书留清名”的赞誉。

你走过的古城，已经成为世界遗产城市。你，连同你的诗行，已经融入古城的血脉。

在山海之间，你是一尊矗立的雕像，一道永恒的风景。

## 在四建的日子

■柯远峰

每逢经过那条古老街道，仿佛听到它在喘气，那声音苍白无力。它从20世纪走来，意气风发的容颜已不复存在，只留下残缺的躯体和说不完的故事。这里是金井四建，也是我的出生地，承载着时常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碎片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话不多，胆子很小。那一年，我六岁。一天早晨，父亲像往常一样送我到幼儿园读书。我算是插班生，之前没上过幼儿园，又常在农村跟爷爷奶奶住，对镇上的生活不熟悉。父亲交代老师，他当天出门办事，家里没人，提醒我放学后到四建公司的宿舍楼一楼等他回来。走之前，他不放心，又折回来再次叮嘱我。

时光在我做操时悄悄溜走，我像往常一样度过了开心的一天。到了排队回家的时候，老师关切地问我：“你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吗？”平时老师都是把我们送到街上，再让家人各自把我们领回家。“我知道！”还没等我回答，一位女同学便自告奋勇，要带我回家。我就这样跟在这位同龄的小大人身旁，回到了那条通往四建的街道。一路上她开心地说着话，我静静地听着，至于内容是什么，已不记得，大概是些童言童语吧。但有一段，我记忆犹新，当我们走到四建大门口时，我告诉她，我认识路，可以自己走进去。她俨然一副大人的模样：“不行，我答应老师了，要带你回家。”我婉言拒绝，她却十分坚持，我只能继续跟着她往里走。到

了宿舍楼的楼梯口，她学着大人的口吻说：“你就在这里等着，别乱跑，知道吗？”我使劲点头，一再保证，她才放心回家。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终于摆脱了她的“管制”。

我开始想着该做些什么呢，不能干站着等呀。明知家人不在，我还是爬到三楼去看一眼，那里有我们的宿舍，期待能看到熟悉的身影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失落地哭着下了楼，无助的哭声越来越大，眼泪肆无忌惮地往下掉。

这时，他出现了，是那个见过却没有过交集的食堂老板，我平时在背后称他阿伯。他听到哭声，便快步向我走来，温和地招呼我，关切地问：“肚子饿了吧，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”我停止了哭泣，顺从地牵着他的大手到了食堂。或许是还没到饭点，偌大的食堂里除了帮厨，仅有我一人。他熟练地盛好饭菜，放到桌上，叫我赶快吃。也不知是害怕还是饿，我听话地一口接一口地吃，比任何时候都吃得香，吃得快，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。一餐刚过半，父亲回来了，一听说我在食堂，立即赶到。父亲看到我正吃得很欢，眉头瞬间舒展开来，再三感谢阿伯的照顾。记得当时的我笑得特别灿烂，话也比平时多了不少，主动跟父亲讲起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言语中满是对食堂老板的感激之情。

流光带走了20世纪的许多人事物，但永远带不走留在心头的那股暖流。零碎的回忆虽然拼不成所有的过去，却拼出了一朵最美的花，开在我心里。

## 母亲出院

■倪怡方

周二早上，雨过天晴，阳光明媚。想到住了二十多天医院的母亲即将出院，我的心情一如这雨后的天气，一片晴朗。

当我迈进病房，迎面就见母亲斜倚在病榻上，一脸笑容温暖如春，我顿时神清气爽，心里也乐开了花。

不一会儿，医生护士们相继前来查房，见到母亲一副精神矍铄的模样，他们同样喜笑颜开，纷纷上前问候：“阿婆，今天要出院了？心情真好！笑容灿烂！阿婆真棒！”一时之间，欢声笑语洋溢在整个病房里。

母亲这次在家不慎跌倒，左腿股骨骨折，左肩骨折，住院先是进行了左股骨手术，而左肩骨折则采用固定疗法。因为她已届96岁高龄，不仅仅是医生，包括我们一众家人也是如走钢丝般，心悬半空中。好在老天眷顾，加上她老人家生命力顽强，勇敢地挺了过来。二十多天的时间，她吸着氧气，打着点滴，插着尿管，病榻旁架着监护器，昏昏沉沉地睡觉，我们在家庭和医院之间奔波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。

有一次，夜半时分，母亲突然出现险情，我们万分紧张，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，好在医生护士处理及时，母亲才转危为安，让我们一起替她出了一身冷汗。

回想起来，母亲这次跌倒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这次跌倒，同样是凌晨起来上卫生间，自己好强，不愿叫醒陪夜的阿姨，踉跄一下跌倒在卧室的卫生间门口，酿成了事故。

母亲顽强，能隐忍，尽管高龄手术，住院期间却很少听说她像其他病人那样呻吟叫疼。因为人老手臂肌肉松弛，护士打点滴不好打，有时扎到血管出血，也没见她皱一下眉头。我猜可能是早年她自己也从事过医疗行业工作的缘故，才会拥有如此理解和包容的心态，难怪医生护士们见了母亲坚毅果敢的模样也纷纷伸出大拇指点赞。

母亲的顽强，能隐忍，多半与她的身世有关。她幼年时母亲因病早亡，少年时代就寄居学校，一直到高中毕业，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自己选择报考省助产士学校（免交学费），艰苦的岁月磨炼了她的意志。20世纪50年代初到

投稿邮箱:dnzbfg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

